

素素
著

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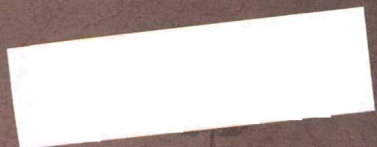


知藏出版社



布衣石榴丛书

心绪



布衣右榴丛书

女人心绪

素素
著

知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人心绪/素素著. - 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1.9
(布衣石榴丛书)

ISBN 7-5015-3101-3

I. 女… II. 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 第 059681 号

责任编辑:于瑞玺

封面漫画:唐 敏

封面设计:清晨百合

内文设计:张京华 & 清晨百合

责任印制:张京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6834 3259)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875

字数:197 千字 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17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婉约江南（代序）

江南让我伤感。六年前也是这样，外滩迷蒙的夜灯，沧浪亭厚重的门，西湖边的断桥，秦淮河两岸的人家，给我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。我像是来晚了，又像是刚刚与谁擦肩而过，我为此而伤感。这一次我又重温旧梦似的迷失了，一走进江南的雨中，就想哭，就像几年前曾在一个夏季走进江南。江南是淋在雨中的，乡间的稻田里水涨满了，住在稻田里的人家被水围在汪洋里，绿苔已长到屋顶。城市的街道是水洗过的，街边摊上摆满了被水浸泡得干干净净肉很厚的鸭脚掌，红色塑料桶里装着水珠颤动的凤尾花。我手中擎着一把伞，从上海走到南京，又从南京走到苏州、杭州，每天衣角是湿的，心情也是湿的。那次的江南之行，印象就是人被蒙在了雨中，掉进了水里，找不到高处，看不见岸。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女人就想，生在江南，不可能不多情不缠绵，所谓才子佳人，是江南的天所造江南的地所设的，这里就应该发生梁山伯祝英台白蛇许仙那样的故事。

这次来江南是秋天。以为秋天的江南是晴的，没想到秋

天也有梅雨的日子，那细细的雨丝，浓浓的雾气，又一次将我的衣角和心打湿。我手中仍是擎着那把伞，走进无锡，走进周庄，走进绍兴，这都是我以前不曾去过的地方。有一个感觉，这次我走进了江南的细节，走进了江南最美最温柔的所在。我仿佛曾经是这里的人，或者这里就是我的老家，在这里面走的时候，脚下一绊一绊的，都是乡愁。仿佛掉入深潭，仿佛我曾在这里失恋。

那个雨天，我在无锡的寄畅园里走不出来了。当我听说这个园子原是宋代大词家秦观子孙所建的私园，这个园子立刻就成了我的故知。我知道，这感觉与秦氏子孙无关，是因为秦观，确切地说，是秦观词里那一句千古绝唱：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写情的唐诗宋词，没有比这一句更美的了。它已经超越了古典，也超越了现代。我想，千年以前那个在苏东坡门下做弟子的男人，一定是经历了什么，他为生命的相逢惊喜，又为相爱而不相守叹息，当爱不可得，就告诉你以这种方式自救，这是一个浪漫的男人，也是一个理性的男人。他写下的这句千古绝唱，从宋代唱到今天，不知让多少人找到支撑，找到爱下去的理由。他也是一定要这么写的，多雨的江南，就是滋生温情和爱的地方，一代词家，不可能背离爱的主题。让我惊奇的是，时空已是一千多年，却从未落伍，许多人至今还在如此表达。

淅淅沥沥的雨，走在秦氏明代子孙的园里，怀想的却是他们宋代的爷爷。在我心里，这个园子的背景里如果没有秦观的名字，这个园子就是一般的园子；秦观的词里如果没

有那样一句千古绝唱，秦观也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很具象的，秦观爱了，秦观还写下那么一首词，于是他就与别人不同，就千古流芳。历史其实也是这么连接起来的，它并没有和你要太多，是你想做太多，却什么也没做好。比如爱，你爱了很多的人，却没有真正地爱过，你的生命就不会留下痕迹。

可是，走遍了这个园子，我居然没有看见一块属于秦观的碑刻石雕，到处都是康熙乾隆下江南时恣意涂抹的“御笔”，本是清静避世的“凤谷行窝”，却踩满了王者的脚印。也许它当初不是这个样子，这都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。不管怎样，既然它是和秦观联系着的，就应该在园的一角刻一块秦观的词碑，不用多，就刻那言情的一句足矣。

也许因为我是女人，走进这个园子的时候，我的眼里只有写词的那个男人。每一条小径，每一道门坎，都是他牵引着我的。是他使我仍然相信，这世间存有真正的爱情，真正的爱情不在乎形式，不在乎远近，等待是最美的。

我清楚地觉出，在北方的时候，我是不安分的，绝望的，江南的雨雾，浇灭了我的焦躁，却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忧郁。走进此园，有如流浪的路上突然看见了归宿，有一种温暖扑面而来。婉约的江南，婉约的秦观，我走了这么远，原来就为听你说那一句我熟读千遍的古词。

目 录

婉约江南(代序)/1

女人的秋千

白夜之约/3
绝唱/11
火炕/23
无家的萧红/34
女人的秋千/43
遥想西北/49
走过香港/53
与鹤共舞/56
互祝一生/63
等待/66
有月亮的晚上/70
你的星座/74
平常心/78
这个季节喜欢什么/83
为吃而无眠/86

细节温暖

泰国的谎言/93
草坪与花园/99
永远的关外/104
没有爱情/117
问候远方/121
生离/124
祈祷/129
回家的路有多长/133
细节温暖/141
留在江边的故事/148
关于老家/151
父亲/155
雨中的黑伞/163
天上的玫瑰/166
母亲这个称号/169

不完美之美

守望/177
与你私语/180
孤独/184
我的夜/188
活着的古城/192
洛古河的寂寞/197
等待满城风雨/201
不完美之美/204
死的经验/208
依恋/214
崇拜城市/220
隐痛/223
厮守/229

伟大的女人

城市与节日/235
女人的散文/239
女人心态系列/243
拷问灵魂/256
伟大的女人/258
朋友/264
命运所赐/269

有轨电车/276
佛眼/279
当海洋成为标本/284
独自跳舞/288
第三个结果/291
听歌/294
北方女孩/297
女人与衣裳/301

女人的秋千



白夜之约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像白夜一样晴朗的女孩。她长长的黑发间有一股大兴安岭松脂的香气。我想起了她的《北极村童话》，背景里有很白很厚的雪，有姥姥家那座结实的木克楞房子，她黑黑的眼睛在那扇木格子窗棂里闪烁。那是女孩子迟子建的眼睛，也是女作家迟子建的眼睛。面对这样一双眼睛，尽可以猜想白夜的美丽，猜想黑龙江的清澈，猜想极地的神秘。

她在哈尔滨的家虽居八层楼上，仍有市声传递上来。她写字的桌子背对着窗户，桌上蒙一块蜡染的粗布，瓶子里插着秋天的芦苇。我吃惊地望着它们，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我说，我的桌上也有这两样东西。子建与我会心地笑起来。

看她挂在墙上的画，我以为出自哪个名家之手。子建说，那年她心脏不好，一分钟跳一百二十多次，跳得不能写东西，就上街买了一盒油彩，一块粗布，坐在家里画画。从来也没画过，却第一张就画深秋的白桦，金黄的安宁的白桦。居然画得很美，先把自己感动得流泪了。接着又画大兴



安岭的森林，纯如翡翠静如湖的森林。她知道为什么心跳了，闹市不是家。于是她怀揣着心跳，乘着江轮回到北极村姥姥的身边。那次的病就这样不治而愈。

我对子建说，我要去北极村看白夜，看白夜之前我一定要先来握住你的手，你把那里写得太美了。子建说，去吧素素，到了那里，你就会知道你其实是自然的女儿。

就这样，我走进了中国最北的那个村子，迟子建姥姥的村子。

在我坐的车子到来之前，已经有无数的车子和人涌入。这一天是夏至，是一年中 longest 的白昼，人们有理由搅碎北极村的宁静。我不是也来了么？

北极村并不很大，老式的尖顶木克楞房子与后来盖的瓦房再后来盖的水泥捣制的楼房，松松散散地连缀在黑龙江边。不知为什么，那几幢小楼让我感觉生硬，那些瓦房也显得极不和谐。在森林与江水的背景里，只适合那种尖顶的木克楞房子，它们之间才有很深的依偎和亲昵。那是一幅画。

我住的却是村中间的一幢小楼。它叫北极村饭店。我一进门就打听迟子建的姥姥住哪里，门口一个女人立即说，这家饭店的主人就是迟子建的小舅舅呀。天呵，迟子建干脆把这个细节省略了，她居然不为自己的小舅舅拉一拉我这么好的主题，而我居然自己找上了门。

那时，迟子建的小舅舅不在饭店里，门口那女人就喊迟子建的小舅妈。于是一个眉眼十分清秀的女人从后厨擦着手

应声而出。子建的朋友呵，快楼上请。阿庆嫂似的。一楼是餐厅厨房，二楼是几间干净的客房，她让我住最好的那一间。住上了之后我问，子建的姥姥在哪儿？小舅妈说，刚刚还在呢，说要回家看看，总是不放心家里。我想她是回那个迟子建写过一千次的木克楞老房子了，的确，对于姥姥，那才是家。

在饭店吃过午饭，我便一个人向江边走去。黑龙江。乘车去北大荒时，在萝北名山曾经与它擦肩而过，我将头探出车窗，远远地向它招手，像是告诉它一个女人来过这里，即使不下车也永远记住了它。后来便是去黑河去瑗珲，又一次与它相遇，那时的心事已完全不同，感情的云烟被黑色的江水打湿了，我融入了那一段血染的历史里，不敢正眼看它，只能记忆和回想。

黑龙江流经北极村时略略扬起了一个弧度，仿佛有意让它成为最北的村子。江水很深很清，看起来又如油一样稠粘，不发一点声响。彼岸也是一个村子，一江之隔，却是两种肤色两种语言。彼岸那个村子不会叫北极村，他们还有更北的村子。但是彼岸一定听见此岸的喧闹了。

有人现在就在江边支起了帐篷，吃着烧烤的江鱼，喝着罐装的啤酒，像过夏令营。女孩子们在江边那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采摘着野生的鲜花，编成花环戴在头上，自乐自醉。摄影爱好者举着相机，东照一下西照一下，照了无数卷好奇心。江边有两块石碑，一个写北极村，一个写神州北极。许多人在那里照相留念。我站过去照相时，一个姑娘将她头上





的花环摘下了给我。那是一个用金黄色的花朵编织而成的大花环，我叫不出那花的名字，只记住了那种炫目的金黄。我甚至觉得那就是北极村的颜色。

所有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白夜。

与我一样，有的人既为白夜而来，也为北极村而来。他们在北极村的街上毫无顾忌地走，布满了北极村的各个角落。他们随意就可以走进人家的院子，随意就和院子的主人说起话来，院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极易让他们感动，即使是熟悉的也仿佛也未见过。在陌生的地方，的确最能感觉出陌生。



我突然就想去看看北极村最北的一家人。我去到那里时，那家的院子和屋内已经被来访者挤满了。女主人披着黑黑的长发，穿了件大红色衬衣，还特意将衬衣扎在米色的西裤里。她并不漂亮，却挎了一只装了小鱼的筐子，做出各种姿势让人拍照。她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来客如云的场面，话也说得很老道。她的丈夫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院子里编那只捕鱼的虚笼，身旁有一个小男孩在吃着饼子和大葱，父子俩像没看见走进来的人。

女人在说她自己的故事。老家在山东营南，过来十几年了。有人给介绍对象，就嫁了，他是山东潍坊人，比我来得早。人是好人，不会说话，木头人。这座木克楞房子是十几年前盖的，没想到就成了中国最北的一家。那年我家第一次来了北京的记者，从此我就出名了。

这是一个虚荣的女人。我在心里对她有了排斥，就不再听她聒噪。男人仍在低头编着虚笼。我蹲下去问他除了捕鱼还做什么，他说，种小麦，黄豆，土豆。我便想起迟子建写的《亲亲土豆》，那里的女人，可与眼前这个女人不同。我为编虚笼的男人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重又走到街上时，有人指着那家女人的背影对我说，别听她的，那是个疯女人，前些年跟一个城里人跑了，不几天就让人给甩了，还有脸回来。男人也太窝囊，回来就回来，屁也不放。那女人现在还常吵吵离婚呢，乡里县里不让离，离了还有最北一家人吗？

生活原本就有生动的伤痛和疤痕，即使是小说家，也编不过生活。那家人从此就让我牵挂了。因为那个男人不会说话，因为那个家被城里人访问了，因为每年都要过白夜节，那女人便再也过不了安分的日子了。她自己受着折磨，她还折磨那个老实的男人。她其实也没有错，她是受了现代文明的诱惑，那次出走虽然失败了，毕竟是一种觉醒。

北极村也是这样被打开的。记得进村之前，看见入村的路边立一块牌子，告诉进村的人注意事项。它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概念，更像旅游风景区。一个白夜节，将朴素的村子变得花哨喧嚣，我的心其实从那一刻起就负疚了。走在北极村的街上，我依稀能看见它旧日的格局。当人们不知道这儿有白夜时，它是封闭的，自在的，孤独的，那些尖顶的木克楞房子冬天埋进雪里，夏天淋在雨里，一年年陈旧斑驳。凡人的心理总是恒常不变最好，北极村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但它





终于被发现了，它的宁静便也随之消失。

许多的美就是这样消失的。现在是北极村。

迟子建却说，北极村是她的童话，她的花园。那一定是童年留下的印象，她的文字大都是为过去而写的，是北极村史诗。她现在呆的地方比北极村荒凉多了，感觉干渴当然就想姥姥家的木克楞，想江里的鱼，想森林空地上的芍药马兰花。如果再见到她，我会对她说，不要再写北极村了，不要再鼓动人们向着白夜旅行了，总有一天，你又心跳得写不下东西，却没地方去了。

白夜如约而至。

它像一个会煽情的女人，将四面八方的追求者调集在它的裙裾之下。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，尽管天阴云厚，时光还是像刚刚过午。人们陆陆续续向江边汇聚。

迟子建的姥姥来了。我与她在北极村饭店门口照了一张相，然后一起朝江边走去。她是小脚，小小的个子，脑后梳着髻，脸色细腻红润，穿一身黑布衫。说话是山东口音，羞涩而干脆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迟子建的姥姥，我知道迟子建为什么在许多作品里都要写到她的姥姥了。姥姥给她故事，给她想象力。

我与姥姥没有话说，就那么并肩向前走着，觉得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她，有一种童年的温柔从记忆里悄悄漫上来。在我的感觉里，那个白夜，姥姥是最美的，我的一部分感情留在去江边的路上了。

因为到了江边，姥姥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我。来来去

去的人太多，我找不到矮小的姥姥，我想她一定感到与我说话很累，而与村人坐在一起了。我很快也加入了人群，人群这时其实是被卖各种各样饮料小吃玩具香烟的贩子包围着，他们是北极村人，每年的白夜，就这样叫卖，一天赚的钱够一年的花销。那些叫卖者的面孔以及推销方式，最终打碎了北极村的神秘和我对它的崇拜。

篝火晚会开始了。那时已是夜里 10 点，云层上面的太阳该不会落，江边的小广场仍然亮如白昼。人们围着篝火跳舞，一支又一支，仿佛想将这一天拉得更长。

白夜是极地才有的景色。在此之前我曾经想，今生今世是不可能走到南极了，但我可以走到中国最北的那个村庄，去那里观赏白夜。我在地图册上先找到了漠河，然后就找到了北极村。我在那个圆点上做了个记号，告诉自己必须在夏至当天抵达那里。为了白夜，我还翻了《辞海》，上面居然没有这个辞条。

也许是因为白夜这个词在中国叫响还是近年的事，真正的白夜不在中国。记得以前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白夜》，那里描述的是彼得堡的白夜，白夜里的爱情。后来又读过铁凝写的散文《女人的白夜》，她去了一次挪威，奥斯陆的白夜比彼得堡的白夜更悠长更有特殊的风情。总之白夜应该是在距北极最近的地方，北极村不过是在中国最北的地方，因为它急于敞开村门，才制造出一个中国的白夜，中国的字典却还没来得及收入这个名词。

无论如何，北极村的白夜也叫白夜，这里只有两个小时

